

■ 笔随心动

# 站在新年门口

○宋扬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天天,倏忽间,又是新春换旧年。站在新年的门口回首,那些人、那些事,让人感慨万端。

昨天,家族微信群里,侄儿发出报喜信息,说添了新丁,是一个8斤重的男孩。一个月前,侄儿的爷爷——我的伯父撒手人寰。伯父精神矍铄,有一把好手劲,我们几个不服气的晚辈常被 he 捏得嗷嗷叫。伯父的生命终结于一次意外事故——他在山坡上砍柴,不慎滑下山坡……伯父没能看到重孙的诞生。

突然的逝去与静静的新生,家族微信群的氛围混杂了悲戚与喜悦。我想起宗璞《紫藤萝瀑布》里的那句“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只能像宗璞一

■ 百姓故事

# 爱管闲事

○陈慈林

管闲事,说白了,就是把许多本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搅过来做。说好听点叫见义勇为,说难听点,杭州话就叫“轧是轧非”。过去一度虽属褒义,如今已贬远大于褒了。管闲事者大多因个性使然,亦有遗传因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管闲事者在受助者眼里固然可敬可爱,但在不相干的人看来,纯属自寻麻烦,应该敬而远之。
 说来惭愧,本人生来就是个爱管闲事的主儿,几十年来因管闲事遭遇过一些危险,也碰过钉子,有时还弄得灰头土脸,但至今不肯吸取教训,只要一见闲事,就忍不住想去管一管,也不顾是否有管的能力。

刚参加工作时在煤山长兴铁路管理处,某年夏天午休时,突然听到喇叭传来“材料仓库起火”的呼声,从床上跃起,赤脚光膀拎起灭火器冲进火场,直扑起火点。万幸火很快被扑灭,否则一墙之隔那数百桶油漆,还有那几十枚在狂风暴雨中都燃烧不熄的报警火炬,是货真价实的“炸弹”,多年后想起还后怕无穷。

几年后调到原武康工务段,某年连续暴雨使段东侧原先只有二三米宽的余英溪,变成30多米宽的滔滔大河,随浪而下的水草和黄沙堵塞了固定在桥墩上的进水管。为尽快恢复通水,我腰上系根安全绳,一次次潜入水中,清除进水口杂物。突然,岸上传来阵阵惊呼,原来是只会游狗刨的冯姓青工也即兴下水,却被卷进桥墩的大漩涡……

岸上围观近百人,只发出阵阵惊呼声,却没人敢跳入水中救人。冯某在漩涡中沉浮,万一卷进滚滚洪流,就会有生命之忧。我来不及多想,解下系在腰间的安全绳,从漩涡边缘游近冯

样,让时光渐渐消失去的悲哀,然后,以期待的目光迎接新的到来。

几兄弟中,我年龄稍小,几个堂哥嫂打趣我,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啊,仿佛我还是当年那个天天滚铁环、玩泥巴的弟娃儿,一下子就“升了级,当了爷爷”。我陡然体会到别人口中说的“人到中年”四个字的分量。在家,父母已老,子未成年;在单位,上有领导,下带新人,中年人的肩上扛着一副卸不下的重担。

岳父病逝后,我们把岳母接到城里住过一段时间。嫌弃城里住不惯,岳母坚持回了乡下老宅。这一次,老毛病又找上了她,且到了非动手术不可的地步。手术不算大,但动刀的事,总让人揪心。妻弟请到假,岳母日前动了手术,我和妻愣是拖了三天后,才抽空赶回老家的县

人民医院。岳母躺在病床上,“回来啦,看把你们累得……”岳母微笑着看着我们。我们的泪禁不住往外冒——岳母理解我们请假不容易,她的宽慰,却让我们更为愧疚不安。一头是教室里睁大求知眼睛的学生,一头是病床上望眼欲穿的岳母。生活中,还有多少人与我一样两难!

遥忆2020年初的好长一段时间,疫情让我不能去学校上班。上网课之余,我把时间投入到自己钟爱的文字世界。那一年,我以自己上网课为素材创作的作品,发表于国家级纯文学期刊,并被多家报刊转载。真实生活的记录,让人们看到一位普通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战线上的抗疫行动。之后的2021年,我摆渡自己,也摆渡学生。我乐于把自己的小文与学生们分



等待
 郭建生 摄

■ 微型小说

# 母子连心

○蒋玉巧

老家非常重视冬至,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再加上冬至是母亲的生日,这个节日对于家里来说,尤为重要。用父亲的话说,过年可以不回家,冬至这天必须回家。宇认同父亲的说法,无论工作多忙,冬至那天他会义无反顾,风尘仆仆出现在家门口。今年他为难了。
 两个月前,宇跟虹一见钟情,两人很快坠入爱河。没想到虹的母亲生日也是冬至。更没想到的是虹约他冬至日上门,一是正式宣布他们的恋情,二是为准岳母庆祝生日。

他不能拒绝女朋友,可也不能有了女朋友忘了母亲呀。他原本想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想破了脑壳,也没想出来。最后牙一咬,硬着头皮给母亲打电话。

电话恰在这时响了,是母亲打来的。他笑道,妈,真巧呀,我正准备给您打电话呢。

哦,这叫母子连心啦。母亲笑。

享。学生们对老师的作品表示出极大兴趣。在我身先士卒的引领下,有几个孩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我把孩子们的作品打磨后投给报刊,偶尔发出一次,孩子们欢呼雀跃。我和孩子们都在文学中找到了快乐。

站在2022年的门口回首,一些亲人,一些往事,一份责任,一种情怀让人牵挂感怀。未来正在来的路上,畅想2022年,我愿岳母不再承受伤病的折磨,我愿家族的新生生命茁壮成长,我愿和孩子们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共同进步,我愿偶尔冒出的疫情阴霾彻底消散……

办公室外,银杏树早已只剩光秃秃的枝干。但我知道,三月的春风还会唤醒他们。无论悲戚或喜悦,我们总要振奋起来,跨进新的一年。

■ 绿水青山

# 黄岩有座布袋山

○李建军

携森林、花草、瀑布  
携虾兵、蟹将、飞鱼  
我向着浩荡的太阳出发

收藏红枫树一般的旗帜  
收藏野果子一样的念珠  
收藏披黑衣纱游动的蝌蚪  
收藏白发老人蹒跚的脚印  
收藏天空干瘦的云  
收藏大海膨胀的浪

我是一只松鼠吗  
蹿不出这巨网一样的布袋,它  
有自己的风声,自己的雪光  
有自己的油画,自己的琴弦  
自己的悬崖,自己的天堂

汹涌的绿浪扑面而来  
我深入——  
它笑眯眯的胸怀  
让世界也笑成一尊弥勒佛

水声的移动  
令满山的樱花飞出瀑布  
抱着太阳的光线  
摇着月亮的碎片

它是金灿灿亮闪闪的吗  
腥味的风卷入其中  
让飘忽无序的流云

变幻为幽静的树影  
  
它的手指  
弹奏电闪雷鸣的音韵  
让钢铁与大数据  
旋转为扑楞楞的鸭群

像亮晶晶直击灵魂的鸟鸣  
寻觅人生表达清晰的词根  
浓云迷雾晃动着布满黑斑的脸  
被它坚定不移的信仰一洗而净

云雾的收藏家掀开面纱  
阳光巨大的种子撒在山谷里  
生产枫、翠竹、红豆杉  
生产幻石、奇崖  
生产溪流、瀑布、笛声……

溪瀑露出洁白的牙齿  
像展翅欲飞的鹭群  
加入合唱、朗诵的队伍  
还有野鸭、灰鹅和喜鹊  
还有诗音、车鸣和爆竹声

流水带走半紫半绿的时光  
石阶通向半明半暗的未来  
月牙像童年的伤口  
太阳是暮年的勋章  
像弥勒佛似的山谷里,所有的事物  
都触摸一个像透明皂般的天空

■ 往事如烟

# 记忆中的小学

○余喜华

我的小学,是在村校里读完的,我们的村校,竟然是个完校,这在当时,在全乡,都是极其个案的。因我们村人口较多的缘故吧,人口多,适龄学童就多,我上学时全村有1000余人。我们村是由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分别叫东江、东园、西洋。并村应该在新政权建立初期,村名原先叫“三社村”,后来改叫“火炬村”,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沿用至今。

我入学时,学校设在村部办公楼,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半新旧,应该是解放后建造的。那时许多学校都设在宗族祠堂内,而我们村虽是大村,且单一姓氏,但余姓在全乡是大姓,遍布周围四五个村庄,人口五六千,余氏祠堂建在乡政府所在地的螺洋街,这个祠堂是乡中心小学和我后来初中学校的共用校址。

村部位于东园,三个自然村的中间,离我家有十几分钟的路程。上下两层的村部办公楼,被分割成几个教室和老师的办公室,当然还要留一间作为村干部办公用。每个教室只能坐30人左右,所留通道狭窄,上下课进出得挤。木楼梯、木楼板,课间如果楼上激烈跑动,楼下的教室就会震下一蓬蓬的灰尘。

另有一间教室,设在村部西边的一排平房里,中间隔着两间民房。这排平房,我坐过三天,那是我正式上学的头一年,我已6周岁,搁现在应该符合入学年龄,但那时不行。大概我个头在同龄人中不算小,父母就在那年送我入学,一年级的教室设在这排平房里,课桌是有的,凳子不够用,我是自带凳子去的,到了第三天,老师发现我年龄不够,把我打发回家了。

正式入学没几天,敬爱的毛主席逝世了,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悲痛。学校停课了,村部前面的晒场上摆上许多白色的花圈,大楼前的高音喇叭里整天不间断地播放着揪人心弦的哀乐,村里男女老少排队队到村部里设的灵堂前默哀、鞠躬。悼念活动持续了一个多月,

悼念结束后学校才复课。

在村部读完一、二年级,三年级时搬到了新校舍。新校舍位于我家所在东江自然村的西北边,靠近东园,虽然离家里还有一段路,但至少缩短了一半距离。这里原来是一片农田,现在修了校舍,校舍前修了机耕路,这条路从东园通往东江,再通向乡政府所在的螺洋街。这条机耕路,是用山上的黄泥和石渣填筑的,比起以前的乡间土路,要坚硬、宽阔许多,可以通行拖拉机。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起,我们必须迈开大步,追赶世界潮流,拖拉机代替耕牛犁田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新校舍是一排五间的砖木结构,东边两间是一层的平房,西边三间为二层的楼房。平房有廊檐,二楼楼没有廊檐,出门即见天日。黄砖砌的墙,人字架的屋顶,黑瓦铺盖。从东到西分别是一至五年级,我当时是三年级,所以教室在东边第一间楼房。新教室地面没有铺石地坪,那时农村还没有水泥浇地,如果30多人同时踩踏,会扬起尘土,鼻子里呛到一股土腥味。墙面没有粉刷,一块块黄砖直面一张张黄脸。为了节约,墙是5寸的空肚墙,每一组的砖头有规则的排列,倒也不刺眼,墙缝是用腻子灰抹过的,粗细均匀。

三间楼房,只有最西边间铺了楼板,二楼作为教师的办公室,楼梯是从屋外上去的。我们的教室上面是没有楼板的,稍稍抬头,眼光便直指屋顶,新结的蜘蛛网一览无余。百废待兴之际,国家、政府、村集体,与每个百姓家庭一样,囊中羞涩。能专门建起这么一个校舍,实属不易。学校归学校,村部归村部,让象牙塔在地理上稍稍离开行政中心,使学子们有一个相对安静的读书环境。

直到我小学毕业,我们的教室仍是初建时的模样。上世纪80年代末,村校被撤并入乡中心小学,不复存在已30余年。它真如一支火炬,在我人生的晨光熹微之初,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 感恩时分

# 幸福在阳光下闪烁

○王珍

阳光正好,我在阳光下盘点2021年一年来所遇到的温暖的人和事。

年初,年近九旬的老父亲病危,碰到了一群起死回生的救星,我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叫医生、护士。

我一直记得我在为病床上失禁的爸爸不停地擦洗时,一位美丽的小护士很严厉地呵斥:“你就不会轻一点吗? 没看到他的皮肤都这么红了,擦破了会感染的!”惶恐和感动一直留在了我的心头:她的病人,她的亲人! 我这个亲生女儿有差距了。

我的良师益友、心灵导师阿雅,给我的安全感一直在她。她一次次即时的心理干预和具体的帮助,征服了我的焦虑。我们的友情也从线上转到了线下。

杭州市第七医院的罗烈岚医生,除了精心地给我的父母治病,还悉心教会我怎样做好患者的家属。她惯有的轻言细语,很是抚慰心灵。正是因了罗医生这样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仁心医者,把医院打造成了心灵家园。

这一年来,最让我依赖和感恩的是爸爸的护工小陶,除了吃喝拉撒全方位地护理照顾爸爸,给爸爸泡脚、剪指甲、洗澡、刮胡子。最苦最累最脏的还是端屎端尿,每天数次为大小便失禁的父亲擦洗清理。有点空闲还跟爸爸聊天,让爸爸和我们视频,好言开导、劝慰爸爸,也让我们放心。她给了我爸爸甚至我这个女儿都做不到的孝顺。她的人品、职业操守和护理技巧,全都让我肃然起敬。

因为一日三餐天天要买菜,青菜、西红柿、胡萝卜、土豆、毛豆、山药、梨、牛奶、雪糕等蔬果生鲜,我常在网上团购。网购虽然只需动动手指头,提货点也近在和我家只有一墙之隔的村子里,但不翻墙脚踏实地地绕来绕去的话,千米之遥还是有。对于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我来说,要把一大堆东西搬回家中,也是蛮艰难的。就这样,我认识了团购的团长小曾。她说,她送货上门。严寒酷暑,没有电梯,只买一包盐、一棵菜也一样送上门。

时间长了,我了解到小曾是一直随打工的丈夫来杭州的外地妹子。她不甘于只全职带娃,想再多做点事补贴家用,还可以结识一些朋

友。她说,她也曾经是一位酷爱写作的文学青年。能够放下写作的时间和心境,生活为先,这是一种勇气和我很钦佩。

做团购团长,虽然无门槛,但小曾也并无优势。她没有小超市,没有冰箱冰柜,甚至住的地方,也只是租了农家的一间屋,但她不是等待客人上门自提,而是以送货上门的超值服务,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

每次打开门,看到离新鲜的距离很近的蔬菜水果,小曾真诚热情的笑脸,还有她的宝贝女儿蹒跚学步的小葡萄,我的心里总是感动满满的。

这么励志的一对母女,我的同学也感动得隔空喊话——若不是要害小曾穿过整个城市送货,她真想把青菜萝卜每一单都下到小曾名下。

友善的邻居们把每一天都当作节日,送来各种物质的精神的关怀和温暖,就像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贺萍说要送我妈妈一顶帽子。当她听我说她戴着的帽子很好看时,她立马把那带着她体温的帽子脱下来戴在我的头上……亲朋好友们也不时地问候、鼓励,及时伸出援手,他们全都是我生活中的加油站、充电宝,

为我的心力加持。

这一年,我遇见太多的好人好事,获得了太多的福利。我懂得了,当境况糟到不能再糟的时候,就会出现转机。而我遇见的那些人那些事,就是我的峰回路转,就是我的柳暗花明;我也学会了,后悔和遗憾全都是因为当时不够珍惜而生。就像安娜常常对我说的,我们现在虽然辛苦一点,吃力一点,但我们以后回想起来一定不会有遗憾;我更是明白了,所谓感恩,就是当别人有困难有求于你的时候,你要像每一位敬业尽责对你好过的人一样,不要吝啬自己的耐心和温度。

妈妈说,太阳出来了,再冷都不怕。我看到我的脸上金光闪闪放着光,不是因为我有钱多金,而是有太多的亲朋好友以他们阳光一样的忠告、鼓励、赞赏为我的脸上贴金,就像我妈妈忘记吃过什么,说“反正我吃了你做的很好吃的东西”;她忘记了我的粗糙、大条、笨拙,只对我做的每一件小事感激,大声地说:“我在享福!”

阳光正好,我的脸在阳光下闪闪放金光,那是幸福在闪烁。而我坚信,明天的阳光一定会更好!

